皇清經解

478
144

T9
20
144

東京學

禮纂

金奏肆夏

古者天子諸侯享燕之樂歌各以尊卑爲差書缺有間莫可得詳國語夫先樂金奏肆夏繇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繇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三終管新宮三成遂合鄉樂大射儀奏肆夏歌鹿鳴三終管新宮三終與燕禮同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

學海堂
欽金修撰榜著

文瑞樓所有錢物

門口 12
號卷

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乃而樂闋孔子履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鄭君鄉飲酒及燕禮注云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詩譜又云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榜聞之師曰樂有金奏有升歌儀禮及仲尼燕居郊特牲左傳國語所載甚分明金奏主器聲升歌主人聲詩譜以升歌與金奏混合為一誤也仲尼燕居云入門而金作此奏肆夏也升歌則用清廟何嘗歌肆夏乎榜案升歌職

于大師小師瞽矇金奏職于鍾師鎛師既殊事異職大射禮工人獻大夫後乃納工升歌先時獻賓獻公奏肆夏工尚未入明金奏不得有工歌國語言伶簫詠歌者謂合樂也晉侯享穆叔盡用兩君相見之樂升歌文王合鹿鳴然則升歌清廟者合文王可類推矣天子享元侯與元侯自相享皆升歌頌合大雅天子享諸侯與諸侯相享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升歌小雅合鄉樂其用金奏也唯天子享元侯備三夏餘皆奏肆夏而已是其尊卑用樂之差

射侯鵠正質

古有大射之侯有燕射之侯其侯皆以鵠得名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凡侯未有不設鵠者大射之侯棲

皮爲鵠鵠外以采畫之謂之正天子正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燕射之侯天子諸侯亦棲皮爲鵠大夫士則畫布爲鵠鵠外謂之質荀卿書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是也天子白質諸侯赤質大夫士皆丹質大射燕射侯制異同如是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大射儀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于三經皆謂大射之侯也司裘職主設鵠故不言正士卑又不掌設其鵠鄭君司裘注云士不大天子諸侯將祭于是乎行之卿大夫士無將祭擇士之事因射誓衆選賢孔子射于矍相之圃是其遺事射義右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卿飲酒之禮射義大射儀之義遂廣及卿大夫士明士亦得行大射　射人

與大射儀皆云士射豻侯明其同以豻爲鵠射人注謂以豻皮以豻爲鵠者自相遵異　故鄭仲師射人注釋三侯爲虎熊豹二侯爲熊豹大夫一侯爲麋推之可知與司裘所設鵠之侯爲一明設正鵠于一侯矣賈景伯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義蓋假侯中六尺明之與梓人三分其廣而鵠居一數合射人注亦云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　此禮家相傳古義也據鵠言之爲皮侯據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見詩箋之初筵言之爲采侯謂之射侯者天子中之則得爲諸侯見鄭君司裘職注　梓人職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得爲諸侯之謂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能服諸侯之謂也別言五采之侯明斯爲天子所務而已不言棲鵠蒙上皮侯省文賈馬以此五采與上春以功爲一物見梓人疏樂記言武王克殷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

右射騶虞注郊射爲射宮于郊左東學右西學榜謂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此言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蓋猶用殷禮古者天子諸侯相與盡志于射類如此燕射之侯尊卑皆張一侯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熊麋虎豹鹿豕之侯咸取名于鵠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熊侯麋侯棲皮爲鵠對文見異矣注以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于正鵠之處蓋失之質居鵠之外天子質謂大夫士畫以虎豹鹿豕者用丹白諸侯赤記言凡畫者丹質者矣注以質爲采其地又以凡畫者爲指賓射燕射之侯皆失語意梓人職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此其獸侯之差鄉射之禮所以習射上功當張麋侯二正與大射同賓射之禮以親故舊朋友當張獸侯與燕射同歟稽之經記未聞別有所謂賓射之侯者鄭君以梓人張五采之侯當之

謂大射之侯有鵠無正賓射之侯有正無鵠爲之說曰射人職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下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其職又曰諸侯在朝則皆北面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榜謂射人以射法治射儀通職王與諸侯孤卿大夫士下言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則事主于王經以爲王張侯見義非爲大射變文承上經三侯五正言張三侯其非異侯可知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朝位故竝明其所執之贄注以位爲將射人見君之位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亦指朝位與公卿同不言士者羣士之朝位與摯司士掌之也注謂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亦未審下經言相孤卿大夫之法儀大賓客作卿大夫從會同

朝覲作大夫介大喪作卿大夫掌事又言諸侯在朝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凡射人所掌諸侯及三公孤卿大夫事甚衆不專于射其不得以諸侯北面爲專指賓射時之位較然審矣

婦人不杖

喪服傳曰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是婦人唯爲主者杖不爲主者不杖以經校之妻爲夫母爲長子爲主而杖者也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母不爲主不杖者也故喪服小記申其義曰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明他婦人不爲主者不杖矣又曰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明主喪者杖則女子子爲父母不杖矣小記之文正與喪服傳婦人不杖義相發明喪大記士之喪三日之朝婦人皆杖此謂主婦於三日之朝皆主人而杖不得下通衆婦人君之喪五日世婦杖君之世婦尊同大夫所謂杖者爵也不得下通於大夫士之妾鄭君謂婦人成人者皆杖於喪服傳婦人不杖小記女子子一人杖通釋爲童子皆違失經意

降其小宗

大宗不可以絶族人以支子後之傳曰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大宗唯一小宗有四所後之大宗親疎不定則所降小宗世數多寡益不齊矣爲人後者本親高祖以下俱爲小宗悉降其五服一等若高祖爲大宗則降其曾祖以下曾祖爲大宗則

降其祖已下祖爲大宗則降其父以下爲人後者有不降高曾祖而無不降父已下本親者故喪服經于其降服著父母不著祖父母著昆弟不著世叔父著姊妹不著姑著其有定者也記言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由是悉降五服之例著然皆據爲人後者之身不及其子傳曰絶族無移服親者屬義通於此大傳喪服傳注各望文凡爲人後者因所後而服則從所後生訓明其義類之博　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爲之名　經著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昆弟之子若子記言于所爲後之子若子記言于所爲後之兄弟昆弟姊妹適人者之服及記言爲人後而降則不從所後者爲之名　經著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昆弟姊妹適人者之服及記言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喪服小記言夫之昆弟之子若子記言于所爲後之子若子記言于所爲後之兄弟昆弟降一等報由是也　名與服不相值爲降服名存則降見名不存則降不見也使爲人後者從乎所後而易其本親之名則有名在緦麻或無服者而服之以期功之重服是加服矣豈降其小宗之謂哉然則本生五屬之親俱得遂其名不獨父母之名不可易也

喪服記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于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所爲後之子謂爲人後者自所後之兄弟目之爲所爲後之子其服之如子　鄭君云與宗子有小功之親者爲服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與宗子有緦麻之親者與絶屬者同所謂如子之服也今本作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記言小功以下爲兄弟是兄弟爲小功以下通稱不得更稱兄弟之子唐石經誤與今本同茲據賈循爲後服議校正　見通典九十六卷議曰按喪服曰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于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時人論者多以爲後者子孫皆計本親而降意所未安　斯無疑于小功以下爲兄弟之義矣

唯子不報

不杖期章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姑姊
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無主者命婦
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
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注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
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榜謂上經言姑姊妹女子子適
人無主者姑姊妹報此言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唯子不報二
章互文見義報與不報皆指婦人無主者而言傳謂子爲女子
子斯得經意大夫以尊降其旁親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大夫之
子從大夫而服其身固士也大夫之子爲世叔父母兄弟兄弟
之子姑姊妹爲命夫命婦者服朞其命夫命婦服大夫之子則
降爲大功不得云報明矣禮姑姊妹以出降本親期爲大功其

嫁於大夫者又以尊降爲小功今大夫之子於姑姊妹之爲命
婦無主者服期不以出降其姑姊妹報者亦報其不以出降之
服爲服大功而已非謂命婦於大夫之子並不以尊降也此經
不云姑姊妹報嫌見報於不杖期章爲報以期故但言唯子不
報喪服經法度之言如此

繼父同居

先曾王父從母適葉氏其後葉更有子　家君援繼父不同居
之義顧請于
朝復爲金氏嘗諭榜兄弟云喪服經繼父同居者服齊衰期不
同居者服齊衰三月傳曰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
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

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喪服小記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傳以如是爲繼父之道小記以如是爲同居是繼父之道著于同居非嘗同居斯爲無繼父之道經必連言繼父同居者所以別于有主後者爲異居要終言之也無主後者爲同居後有主後卽爲異居而不改其繼父之名者爲其本無主後也故傳曰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異居者服齊衰三月所以錄其恩同居者服齊衰期所以哀其無主後而隆之也觀乎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繼父之道而先王恤孤之義明觀乎無主後者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而先王哀惸獨之義明鄭君小記注云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爲異居則三月榜案同居異居以主後之有無爲斷記云同財而祭其祖禰者由于皆無主後故曰有主後者爲異居異居固不同財矣未聞夫同居而異財也注說過生分別疏義遂滋支離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傳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按此傳與鄭注相亂上經注云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謂此也此經注云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

耳鄭君兩引傳文咸止此其上下所增益者皆注譌爲傳也鄭君注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與注此不辭以下通爲一條主釋經義俱在傳文上其援齊衰三月章嫁者其嫁于大夫傳文明舊讀者之意以此女子子嫁者爲嫁于大夫故大夫之妾爲服大功耳後人因已見齊衰三月章誤以此爲傳文覆出而移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十六字次于其下由是注語橫決與傳混淆鄭君引傳一則云文爛在下正明傳者不誤再則云文爛在下則實傳者誤說注不得指爲文爛誤由舊讀者若如今本傳文則

喪服記注云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謂士之女爲大夫妻大夫之女爲諸侯夫人諸侯之女爲天王后也父卒昆弟之爲父後者宗子亦不敢降也此明嫁者得以尊降其本親今改讀此經女子子嫁者爲齊衰之親服大功實謂此女子子爲嫁于士如傳有嫁于大夫之文則當降服小功鄭君不得更易舊讀誤入此大功章如鄭君不從傳文嫁于大夫又不當不置一言破之也或疑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于士庶人曰適人經例適士者不言嫁榜謂經例有二言嫁言適與大夫士連文者別異之辭經云嫁于國君嫁于大夫適士適人是也單言嫁者上下通稱經云父卒繼母嫁女子子嫁者未嫁者是也齊衰三月章傳云嫁者其嫁于大夫者彼經自大夫爲宗子以下凡四條皆章

末附著大夫之服其舊君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三條經皆不言大夫傳者補著蓋承上經大夫爲宗子發傳又以別于此大功章言嫁者爲得通于士庶以下也經文爲世父母姑姊妹舊讀謂妾自服其私親鄭君云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可破其誤榜謂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彼庶子爲女子子則此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與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庶子蓋通男女言之彼据適人此關在室則君之庶子下不得復出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之文審矣上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此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二經文實相承此亦大夫之女子子耳不言大夫蒙上省文大夫之女子子未嫁者從大夫而服厭降世叔父母姑姊妹爲大功其嫁者既出則無厭服其出降之服亦大功以嫁者未嫁者同服故類叙之傳者欲令二經文相亞次見此女子子得蒙上大夫之義故退傳文在下俾不隔絕文義非爛在下也殤小功章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本爲經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發傳以長殤之文蒙上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及從父昆弟二者故退傳文在下與此傳正同今既据鄭注是正傳文復爲是經疏通其義俾後之爲朱异者不得摭此逆降之文爲鄭學口實也

大功之殤中從上

喪服殤小功章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

上小功之殤中從下緦麻章傳曰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
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傳文前後不同鄭君以
小功章傳主于丈夫緦麻章傳主于婦人榜謂緦麻章經云爲
夫之從父昆弟之妻是婦人所服成人之服不得于此發殤服
傳上經云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又丈夫爲
殤者服不得于此專明婦人考經內言殤服者子女子子以下
之長殤中殤竝見大功章是爲齊衰之殤中從上庶孫之長殤
夫之叔父之長殤在小功章其中殤竝在緦麻章是爲大功之
殤中從下傳者于喪服經未著殤服降等及中殤從上從下之
宜以舉例俾凡所不見者悉以此求之其非有所殊于丈夫婦
人亦甚明矣傳言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蓋爲降

而在大功小功者舉殤服例此大功之殤本齊衰之親故中從
上與緦麻章齊衰之殤中從上義實不殊傳者依經爲人後者
爲其昆弟之長殤發傳以長殤之文蒙上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及從父昆弟二者故退傳文在下非謂從父昆弟之殤亦得中
從上也殤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爲姪之長殤大
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凡不見中殤者胥視乎此記曰小功不稅又曰降而在緦小功
者則稅之明乎大功之殤中從上之說而親親之義著矣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

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
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士爲庶母緦大夫以上於庶母

無服此言以慈已加明其本爲庶母緦此君子子爲士之子明矣馬季長云大夫之子於庶母慈已者宜服緦若爲父之貴妾父爲服緦已當從服庶母之服加慈已者小功父卒則與士子同貴賤無殊此又推廣經意而言之也注指大夫言失之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何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注云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已之服是妾子服庶母慈已小功與適妻子同經言君子子文屬於父關適庶之辭注主適妻子而言則庶子爲庶母慈已者闕漏不著與上齊衰三年章注自相違失緣庶母慈已者不得子其子故謂之爲君子子謂之爲貴人之子宰以父之存殺異服哉注云父殺則不服失之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三母諸侯養子之禮不得下通於大夫士大夫之子有食母又於禮無服士之妻自養其子其或有他故使賤者代之食子則爲乳母下緦麻章爲乳母是也鄭君援內則慈母食母以與此庶母慈已相比附皆失經意

緦衰錫衰

喪服傳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鄭君云緦者不治其布哀在外錫者不治其縷哀在內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榜謂五服皆以升數多寡爲輕重之差故自斬衰三升遞降至小功十二升升數少者服重升數多者服輕無緣至緦麻而減其升

數爲七升半與大功等也禮記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緦者謂治其縷細如絲於上加灰爲錫是錫之縷與緦同矣去讀如萬入去籥之去藏也十五升之布盡治其縷爲朝服藏去其半治之爲緦是緦與朝服異者在于縷之半無事不在布之升數故說文云緦十五升布也或曰兩麻一絲布言其布縷精粗相襍厠謂爲有絲則失之（鄭注云或曰有絲朝服用布何衰用絲乎）然則緦衰錫衰皆用十五升治其縷者唯七升半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則其半爲無事可知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則其半爲有事可知緦衰以縷得名錫衰以布得名咸據其有事者以明人功遞加緦衰加灰爲錫故緦列五服之內以著其重錫爲弔服以著其輕周官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周制王之三公六卿出封皆加一等以緦衰服諸侯亦伸之也

弔服

弔服錫衰緦衰疑衰皆有絰帶弔者加絰與衰咸視主人爲節未小斂吉服而往天子爵弁服諸侯卿大夫皮弁服士元冠朝服既小斂天子爵弁加絰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絰謂之弁絰士則易元冠爲素委貌冠加絰焉凡弁絰各以其等爲之弁師掌其禁令襍記曰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謂此（注釋爲主人小斂後所服誤）主人既成服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子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弔服錫衰士弔服疑衰其尊卑之差也襍記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明聞

喪哭者疏謂成服之後往弔哭者誤與與殯同服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紵衣是天子與殯亦爵弁加絰所謂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者也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凡弔衰未有不絰者謂皮弁錫衰爲不加絰者誤故錫衰總衰疑衰名爲弁絰服記言必皮弁錫衰兼舉內外之詞疏謂弔異然則諸侯卿大夫弔服亦皮弁加絰明矣當事謂當斂殯之事時主人未成服弔者亦不錫衰故曰當事則弁絰天子諸侯卿大夫弁絰異等如此士禮異者于小斂改服素委貌喪大記主人卽位襲絰帶踊乃奠弔者襲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言加武者明其改冠禮家舊說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小斂後弔服也又曰布上素下鄭君謂卽

疑衰此既殯弔服也是謂羔裘元冠不以弔矣喪服注謂士之如卿大夫非也禮文散逸學者推士禮致于天子謂大夫以上弔服皆弁絰皮弁之時素弁失其傳矣諸侯爲卿大夫及卿大夫相爲服皆既葬除之諸侯卿大夫爲士及士之相爲也往則服之出則否大夫士有朋友之恩者則亦既葬乃除其冠衰絰帶皆如弔服喪服記曰朋友麻者其鞏居則絰而已謂弔服加麻鄭君釋檀弓爵弁絰紵衣云麻不加于采絰爲衍字榜謂緇記麻不加于采釋上麻者不紳執玉不麻之義大帶與執玉繅藉皆有五采三采二采之等既小斂以要絰易大帶爲麻者不紳聘禮遭喪主人長衣練冠受玉爲執玉不麻其義皆爲麻不加于采與爵弁加絰異義爵弁爲大夫士祭服天子以爲弔服益尊卑異禮檀弓弁絰葛而

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以士冠禮記周弁殷冔夏收證之則弁經葛者亦爵弁加絰可互明矣

冠衰升數

喪服經斬衰二章齊衰四章大功二章小功二章緦麻一章咸未著其冠衰升數閻傳云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後儒因齊衰大功小功各具三等遂分降服正服義服當之榜案喪服經大功布衰裳三月受以小功衰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此大功章具有降服正服義服同服衰九升冠十一升則五服冠衰升數不以降服正服義服為差審矣嘗以喪服記差之記云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疏說三升半者為諸侯為天子臣為君之等案傳者于斬衰嘗屨下但言衰三升足明君父至尊衰同升數則三升有半為布帶繩屨者言之是為斬衰二等記云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為受受冠八升此齊衰有受服明齊衰三月無受者不在其數然則齊衰三年與杖期不杖期者同衰四升冠七升所謂至親以期斷者如此由是差之齊衰三月者其五升衰而八升冠乎是為齊衰二等或以齊衰三年與期同升數為疑案喪服經疏衰裳齊牡麻絰古文此下有冠布纓三字今從今文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鄭君以為問之者見斬衰有二其冠同今齊衰有四不知其冠之異同爾然斬衰冠同者亦以其冠為受此但言冠其

受無以明齊衰異冠如鄭君說殆非問者意也經所陳疏衰以下與上章三年者不殊今文唯無冠布纓故問冠不問衰明衰同四升也答以冠其受明冠亦同七升是三年期有差而冠衰升數無差記文固已該舉注云此謂爲母服失之記云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傳于大功章云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則大功衰八升者冠小功布十升謂殤大功也大功衰九升者冠小功布十一升謂成人大功也是爲大功二等傳曰緦麻小功冠其衰也經于大功言三月受以小功衰明冠無受疏云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失之以大功冠十一升與所受小功衰升數同矣記者于緦麻小功不復具言明冠衰升數之差及所受服止于此閒傳所列齊衰大功小功各有三等注云服主于受是極列衣服之差今據喪服經校之齊衰六升者斬衰之冠及所受服也大功七升者齊衰之冠及所受服又斬衰既練所受功衰也其小功十一升爲成人大功之冠及所受服則十升者殤小功冠衰十二升者成人小功冠衰是爲小功二等此喪服冠衰升數稽諸記與傳而可知者

士虞禮祝辭

士虞禮祭于苴曰祝饗迎尸前曰祝祝皆有祝辭記載其辭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潔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饗載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咸未著其所用之節少牢于迎尸前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

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故鄭君于特牲祝在左卒祝注云祝祝曰孝孫某敢用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某事于皇祖某子尚饗於祝饗注云其辭取于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而孝薦之饗由是推之士虞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之辭即迎尸前之祝祝是也記所謂饗辭即墮祭之祝祝是也饗辭亦得名祝辭散文通諸侯遷廟禮曰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於新廟敢告辟如食閒擯者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潔爲而明薦之饗言如食閒者庶幾神之饗是故又祝饗以勸强之是無尸者亦備祝辭饗辭禮也士虞記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既饗祭于苴祝祝卒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如食閒祝聲三啟戶主人入祝從啟牖鄉如初主人哭出復位吾友江震蒼名筠無錫人著有儀禮私記曰鄉當爲饗榜案聘禮公于賓再饗注云今文饗作鄉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注云古文饗或作鄉是饗鄉古通用字也注云鄉牖一名也案記云闔牖戶又云啟戶啟牖文實相應不得別出鄉名單言如初亦嫌無指實也虞禮祝饗與有尸同故曰饗如初前云禮及薦饌如初後云宗人上詔降如初省謂其與有尸同禮祝饗在廟祭時無尸者不廟猶云祝祝卒主人哭出復位此云饗如初主人哭出復位先祝後饗禮與諸侯遷廟相符唯祭于苴祝饗其辭別無考見鄭君以哀子某哀顯相之辭當之因以下經祝祝卒者爲釋孝子祭辭此殆非也古者祝辭尊卑異禮大夫以上祝釋孝子辭諸侯遷廟稱皇考少牢稱皇祖聘禮稱皇祖皇考是也士則爲祝贊告之辭虞卒哭祔皆稱爾是也特牲少牢簽日簽尸命辭各殊可互證不當於虞禮

重釋孝子辭或曰祝饗祭于苴其辭卽饗辭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是也虞之言安也孝子葬其親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未知神之所饗也祝爲設苴饗之而祭之然後祝祝以告祭事兹其所以爲虞歟其辭與墮祭同者祭于苴與祭於豆閒饗神事同也說似近之

記云始虞用柔日曰哀薦祫事再虞皆如初曰哀薦成事鄞人萬斯大曰詳玩記文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包有三虞故于哀薦虞事下出三虞二字以足之三虞不與下卒哭連讀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故祝辭曰哀薦成事也榜案此說可正鄭注之失戴記言卒哭成事屬矣明成事專屬卒哭祭禮記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牲特卒哭成事祔皆少牢以卒哭成事與虞相對爲文明虞不得言成事檀弓曰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于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注云虞禮所謂他用剛日者其祭祝曰哀薦曰成事葢卒哭與祔祭日恒相接祔用柔日故卒哭變用剛日則記言他用剛日不得上與三虞連屬審矣卒哭祝辭稱饌與虞辭同故曰亦如初記文以再虞三虞易曰虞事遂及卒哭易曰成事然卒哭主爲告祔祝辭所易者實不止此一言也下記云將旦而祔則薦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此著其與虞辭所易者故曰卒辭虞辭曰適爾皇祖某甫尚饗卒哭祝辭易之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特牲筮尸之辭曰孝孫某

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尚饗及宿尸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爲某尸占曰吉敢宿注云如初者如宰贊命筮尸之辭卒曰者著其辭所易也與此卒辭同義足以明之矣鄭君疑卒辭爲卒哭祝辭不稱饌主爲告祔皆不得其說從而爲之辭

祥禫

士虞記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注云中猶閒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故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鄭君依而用焉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謂至親以期斷加隆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明喪三年者爲再期喪服小記亦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據再期言之爲二十五月通數禫月爲二十七月義本相通王子雍誤援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之文與此二十五月而畢相傳合謂祥禫共月其說違失經義鄭志答趙商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見魏書禮志又云既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五日彈琴自省樂哀未忘耳踰月可以歌皆自身踰月所爲也此非常月所受樂若既禫始得備樂而在心猶未能歡徙月之樂極懽也哀殺有漸是以樂亦隨之也見檀弓正義鄭學之徒申其義曰伯叔無禫十三月而除爲母妻有禫則十五月而畢爲君無禫二十五月而畢爲父長子有禫二十七月而畢明所云喪以期斷者禫不在期中也二十五月畢者則禫不在祥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其正二十七月而禫者明其加見通典禫變

鄭必以爲二十七月禫者禫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尙祥禫異月豈
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爲母屈而不伸故延禫月其
爲妻寧亦不伸祥禫異月乎若以中月而禫爲月之中間應云月
中而禫何以言中月案喪服小記云妾祔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
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中年謂間隔一年故以
中月爲間隔一月也記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謂大祥者縞
冠是月禫是謂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爲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
子于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
納幣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昏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
娶其魯人朝祥而奠歌及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
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

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卽此是月禫徙月樂是也其三年
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哀去杖其餘哀未
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
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肅
此難則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
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又肅以月中而禫案喪事先遠日
則大祥當在下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後何
以容吉祭其言明辨晳矣見檀弓正義杜君卿通典承用鄭義謂二
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縞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禫受以
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宋禮院或議其失宋史禮志鄭康成以二十
七月通典用其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卽吉蓋失之也榜謂禮記注云祥

祭朝服始卽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元衣黃裳則是禫祭元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踰月吉祭乃元冠朝服既祭元端而居復平常也是通典言二十七月終而吉與鄭義合禮院議之者蓋誤以月終爲匝月耳祥祭當卜二十五月下旬禫祭當二十七月上旬士虞禮疏禫月得行四時之祭則禫祭可從吉事先近日用上旬爲之　謂二十五月終大祥二十六月終而禫語尙未審祥禫異月兩漢經師更相傳授者無異說也自子雍好爲野言浮辨蜂起雖鄭學之徒申明之徵驗顯著如是學者猶或依違其閒甚矣禮學之難明異晦也故具錄其說俾治禮服者可取正焉

練而遷廟

王制喪三年不祭鄭注嘗禘宗廟俟吉春秋傳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服注特祀于主者謂在寢烝嘗禘于廟者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于廟杜注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其說甚舛傳者爲作主發傳不得舍新死者之廟泛及羣廟鄭服說同矣三年之喪卒哭練祥喪服變除之節也故卒哭而祔練而後遷廟三年喪畢烝嘗禘于廟是三者廟祀卽吉之漸聖人因殺以制節者如此公羊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穀梁傳喪主于虞吉主于練作主壞廟有時日于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禮士虞記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見何休公羊注許叔重五經異義引周禮說左氏說竝同練用栗主又于是時壞廟故鄭君云練而後遷廟蓋期而神之有敬心焉禮疏有三年遷

廟之說蓋釋服注而失其旨　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諸侯遷廟禮君臣皆元服所以交于神明之道也與弁絰葛而葬同義　遷廟事畢乃擇日而祭焉喪大記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鄭注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既練猶哭于殯宮是鄭君亦謂主在寢弁喪篇弁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哭乃歸哭于家于五哭相者告事畢若除喪而后歸者唯之墓哭于家不哭鄭君注云不及殯者謂既期乃后歸至者也義與喪大記注同　賈疏祭畢主復于寢實本鄭義緣孝子之心不忍據神明之而缺其生事之禮也凡練祥禫之祭皆在寢賈疏謂練祭在廟誤禮唯遷廟之祭在廟耳　故傳曰特祀于主或有疑復榜謂曾子問之文爲取七廟之主以行者言之非謂主本在寢寢之說曰七廟無虛主又曰喪事有進而無退喪禮每加以遠者爲不可反之于寢也檀弓之言喪事有進無退所以明反柩之失坊記之言喪禮每加以遠所以立不葬之坊其文皆據尸柩而言與廟主不相涉學者釋經往往牽引經文失其本義故附著焉

特牲饋食禮祭服

特牲饋食禮筮日主人冠端元凤興主人服如初記云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韠唯尸祝佐食元端元裳黃裳褖裳可也皆爵韠是祭時服元端者惟尸祝佐食三人主人與賓及兄弟之等咸服朝服經言冠端元謂朝服非元端也士冠禮筮日筮賓朝服則此筮日筮尸用朝服可知褖記祥主人之除也于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則饋食用朝服可知凡祭主人與賓兄弟同服謂賓兄弟服朝服主人獨服元端非其實也元

端者齊服也士入廟之服不服以祭士冠禮在廟服元端筮日筮賓則服朝服明尊筮龜之道是士之祭服不用元端其較著也尸尊得服元端臨祭祝與佐食從尸所服服之當宿尸時尸亦如主人服朝服者尸未入廟其于主人猶主賓耳故同服也衣以端名者有二其一鄭君云衣袂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祛尺二寸是謂元端對朝服以上侈袂者得名猶喪衰對弁絰服侈袂爲端衰乃次于朝服之服襍記公襲元端一朝服一又襚者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元端是也鄭注大夫以上侈之半而益一非天子燕居之服玉藻卒食元端而居諸侯以下齊服有元端素端大夫士私朝服之玉藻朝元端又士暮夕于朝及入廟之服士冠禮冠者于君注云不朝服者非朝事也又冠禮昏禮在廟皆服元端其一鄭仲師云衣有褖裳者爲端對深衣以下連裳前幅者得名乃冕弁服朝服元端通稱冕服爲端冕樂記端冕而聽古樂朝服元端爲委端爲端委爲冠端穀梁傳笏圭謂晉侯端委以入武宮特牲饋食禮注士冠端元穀梁傳請冠端而襲特牲冠端言元者以服緇韠也此與上元端爲服名者殊異後儒有謂元端爲元冕元端一元冕一公冠篇公元端四加元冕明元端內不得兼有元冕

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鄭君以爲士之齊服榜案經所言齊服文承公侯伯子男及孤卿大夫士不專主于士襍記子羔襲五稱爲大夫禮其襲有素端一又公襲有元端一玉藻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諸侯與士皆服元冠齊然則齊服元端素端自諸侯達于士一也荀子端衣元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葷郊特牲元冕齊戒此齊服

元冕者天子諸侯禮也天子元端而居爲燕居之服不服以齊故司服言齊服有元端素端自諸侯而下（玉藻諸侯適小寢釋夕深衣祭牢肉注謂釋服服元端誤）士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元端元裳黃裳襳裳可也緇帶爵韠特牲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韠唯尸祝佐食元端元裳黃裳襳裳可也皆爵韠鄭君皆云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襳裳榜謂元端三裳主論列其服非差次所服之人可也云者謂唯其所服服之不定之辭也上經爵弁服纁裳皮弁服素積皆上下通服此元端元裳黃裳襳裳明不專爲士設經記說元端服唯見此三裳然則服元端者無異裳益可知也玉

韎韐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乃言元端之韐色不同猶冕弁服之有緼韍赤韍耳與裳無涉

禮家說屨順裳色爵弁服纁裳纁屨皮弁服素積白屨元端服黑屨（鄭君謂朝服素元裳黃裳襳裳玉藻一命縕韍再命三命赤韍是冕弁纁裳同而韍之爲素爲緇不同玉藻服素韠特牲緇韠是朝服素裳同而韍之爲素爲緇不同士冠禮朝元端韐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元端元裳黃裳襳裳同而韐之爲朱爲素爲爵不同鄭君據君朱大夫素之文差其裳色則士爵韋何以不與裳色相應然則謂韐象裳色爲未審也）

特牲主人冠端元主婦纚笄宵衣少牢主人朝服主婦被錫衣
侈袂注云宵綃屬被錫讀爲髮鬄此周禮所謂次也榜按內司
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緣衣鞠衣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衣鞠衣展衣
者服編緣衣者服次士昏禮壻弁纚裳女次純衣純衣卽緣
衣出是推之男子服冕者婦人首服編男子服爵弁者婦人首
服次少牢主人服元冠朝服而主婦或首服次蓋非其差矣鄭
君釋少牢被錫爲髮鬄易合髮鬄與次爲一釋詩采蘩被之僮僮
又合被與髮鬄爲一戴震曰說文髮鬄也二字轉注鬄
又作髲君子偕老之次章上言其之翟也下云鬒髮如雲不屑
髲也箋云髲髮也不用髲爲善曲禮歛髮毋髲注亦云髲
髮也毋壐餘髮如髮也　義與

說文合髮被古字通用然則詩之被乃所謂髲不在副編次之
數既用被然後加首服翟衣之首服副笄六珈是也榜謂經傳
或言髮或言鬄一物二名未有連屬爲文稱髮鬄者鄭君改經
被錫爲髮鬄非古也少牢主婦被士昏禮女從者纚笄被卽詩
所謂被詩言諸侯夫人夙夜在公及還歸皆有被則大夫妻用
被以祭宜也凡被皆纚笄少牢主婦但言被明亦纚笄昏禮于
女從者言纚笄被姆但言纚笄則與特牲主婦纚笄爲同無被
矣錫今文作緆說文云細布子虛賦被阿緆是也凡助祭于公
大夫冕服其妻展衣士爵弁服其妻褖衣皆綵衣也特牲少牢
自祭于廟主人朝服布衣也故主婦亦服緆衣特牲云主婦宵
衣昏禮注云以綃爲領因以爲名則宵衣亦以布爲之可知

陰厭陽厭

曾子問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注云祔當爲備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注以祭于奧名陰厭祭于西北隅得尸明者名陽厭又因曾子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之言明成人得備祭者當有陰厭陽厭故于特牲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注云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案記云是謂陰厭是謂陽厭明陰厭陽厭爲祭殤與無後者之定名不得通于成喪之祭禮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于殤稱陽童某甫注云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是陰厭陽厭以陰童陽童得名不繫于所祭之地謂祭于奧爲陰祭于西北隅爲陽非禮意也古者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之祝于主前謂之直祭郊特牲直祭祝于主是也注云謂薦孰時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直正也祭以孰爲正案祭統云尸亦陰鬼神之餘也明祝于主者爲正祭尸謖之後祝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謂之厭祭上經攝主不厭祭是也曾子問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本承上攝主不厭祭設問者厭祭在尸謖後則與陰厭陽厭絕不相涉不辨自明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十五終

嘉應生員李恒春校

禮箋

歙金修撰榜著

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

曲禮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禮大夫士祭用孟月恆以先月下旬筮來月上旬如不吉更筮中旬下旬士所異于大夫者大夫先諏丁巳之日明日乃筮士不諏日可以祭則筮其日矣大夫筮上旬之日不吉至上旬乃筮中旬乃筮下旬士則同日更筮中旬下旬也喪事于先月下旬先卜來月下旬不吉則筮中旬上旬大夫士皆同日畢事所謂卜筮不過三者如此曰遠某日近某日命龜筮辭也士喪禮卜葬日則遠日也其命龜但曰來日某

特牲少牢筮日則近日也其命筮亦但曰來日某來日丁亥此言旬之外曰遠某日葢同日改命筮龜之辭喪事先遠日如不吉而卜旬之內則曰近某日吉事先近日如不吉而筮旬之外則曰遠某日士冠禮特牲饋食禮俱云不吉則筮遠日注云遠日旬之外日少牢饋食禮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注云遠日後丁若後已此筮中旬卽爲遠日明先遠日者筮中旬爲近日然則旬之外旬之內皆據先所卜筮之旬分別而爲外內者也正義謂特牲少牢不云近某日遠某日爲文不具葢失其指

曲禮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表記亦云卜筮不相襲也兩經上下文意皆指祭祀卜筮時日而言故鄭君以魯四卜郊春秋

說之釋不過三之義王子雍云禮以三爲成也上旬中旬下旬三卜筮不吉則不舉也與鄭義合注釋不相襲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筴也表記注云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兩注義本相符大事小事俱據祀事言之明不得卜筮並用也正義謂表記注與此注不同失鄭意若周官筮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洪範國有大疑謀及卜筮有龜從筮從龜從筮逆雖筮不吉猶得卜者鄭君筮人注于筮之此自指國之大事與此卜筮不凶則止不卜未確

相襲專謂祭祀卜日者不同賈疏誤爲牽涉致生膠轕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說者以郊用辛社用甲非順其內外剛柔因云郊社尊不敢同內外之義榜案表記云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是筮用

剛日柔日蓋謂小事無時日分別事之內外而用柔日剛日耳如郊用辛社用甲禘于太廟日用丁亥之等皆大事有時日不用此內外剛柔之限故也

稽顙

檀弓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周官大祝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大祝謂之凶拜孔子曰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禫記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鄭君以爲杖期以上皆凶拜也余謂先稽顙後拜與先拜後稽顙二者俱喪中之拜以拜屬吉稽顙屬凶各據所先者命名而爲吉拜凶拜故經記於先稽顙後拜者通省稱爲稽顙而已杖期亦有以吉拜者母在爲妻不稽顙是也禫記疏云父歿母存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不杖以下亦凶拜故凶拜者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是也不杖期以下兼備吉凶二拜故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者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也春秋時三年之喪有違禮以吉拜者故孔子曰吾從其至所以正時俗之失非從周舍殷也吉拜列於大祝九拜之內明先拜後稽顙者亦周禮

國君七个大夫五个

檀弓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注云人臣賜車馬者乃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禫記遣車視牢具注云言車多少各如所包子大牢包九个諸侯亦大牢包七个大夫亦大牢包五个士少

牢包三个榜案古者牲體之數名个士虞禮特牲及少牢下篇皆云俎釋三个少儀大牢則以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豚豕則以豕左肩五个故檀弓注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釋个爲牲體之數非謂所包爲个檀弓正義誤以个當包士喪禮下篇云苞二又云苞牲取下體注云士苞三个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胳羞据檀弓國君七个大夫五个差之士用二包而云包三个明个之多寡不與包數同士喪禮下篇疏誤以包與个同數士禮遣奠用少牢則羊一包也由是差之諸侯大夫用大牢者包三天子用馬牲者宜包四矣記言遣車視牢具取數于个非取數于包注云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歟乃擬議之辭疏義妄意車載一包爲九包七包五包取盈遣車之數是自記者言之爲遣車視牢具自疏義釋之則爲牢具視遣車不幾顛倒說耶

昭穆廟制

廟有昭穆父爲昭子爲穆說者謂兄弟立廟者宜同昭穆榜案此大夫士之禮不得上通于天子諸侯大夫士以宗法辨親疏長幼之叙故兄弟不相爲後同昭穆天子諸侯盡臣諸父兄弟臣子一例故兄弟及諸父繼統者與子繼父同分昭穆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言庶子王者關兄弟或諸父言之明四廟定制不得因人爲增減也國語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則兄弟異昭穆之證史記周

本紀平王崩太子洩早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以孫繼祖之統匡王崩弟瑜立是爲定王以弟繼兄之統共王崩子慤王立慤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以叔父繼兄子之統使諸父繼統如周之孝王繼慤王者而令上與先王之父同昭穆子先父食不且逆祀尤甚乎天子諸侯以國爲體奠世繫別昭穆悉循乎繼統之叙有子死未立如周太子洩者或廢疾未立如喪服經所稱君之父母祖父母者皆不得立廟叙昭穆其叙昭穆恒先君爲昭嗣君爲穆故繼統者世之長幼冑之親疏或殊而昭廟穆廟叙列左右者有成法明乎立四廟之限則以孫繼者祭可及無親之祖昭穆廟分左右毀穆不及昭毀昭不及穆以高祖之廟其高祖之父廟易異昭穆固不得而毀之也至繼統之孫入廟時乃毀高祖之父遷曾祖于其廟已居曾祖之廟故繼

祖者祖孫恒異昭穆其義由此五則下及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坐昧斯義爾雅諸父繼者祭或不逮高會之倫劉歆云兄弟六人爲君亦六代繼統者更不得取已毀之高祖復列廟祀也由是繼統之禮嚴明乎臣子一例之義則以兄弟以兄弟繼者祭稱嗣王嗣侯左氏春秋傳隱三年宋穆公曰先君舍與夷而立馮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廟號先王先君左氏春秋傳哀七年泰伯梁倶譏其先禰後祖也故爲王遠曰君王舍其子而立羣臣啟昭王兄閔僖閔而言非文公果稱閔爲祖也故祖據僖當居禰廟閔當居祖廟而立僖繼閔爲君閔宮頌僖則曰莊公之子楚靈王繼郟敖爲君伍舉更爲後之辭則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明其倫叙無所改易此天子諸侯昭穆立廟之成法不可易者公羊傳言仲嬰齊爲歸父後西河毛氏奇齡庵徐氏乾學其父之嬪注云人之子謂歸父字歸父莊公孫也子家羈注云莊公之元孫是歸父自有子昭公時有子家歸父字歸父莊公孫羈以王父字爲氏故爲元孫不必以弟嬰齊爲後然則嬰齊者以父字爲氏也晉靖公之孫

有欒賓杜氏曰益其父字欒宋桓公有孫曰鱗矔世本曰公子鱗之子曰東鄉矔皆氏父字欒與此同榜謂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故季文子逐東門氏遂歸父耳而遠託于仲之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臧宣叔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益已直揭其隱矣歸父既逐旋以嬰齊後仲遂無惡于仲遂甚明此又治春秋者所當知

明堂

漢以來言明堂者人各異說由未辨于其地以王居聽政之明堂與合諸侯之明堂即路寢寢者大寢也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大廟季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大廟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大廟大室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大廟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元堂左个仲冬居元堂大廟季冬居元堂右个鄭康成氏以大寢東堂大寢南堂大寢西堂大寢北堂釋之周官經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鄭君注門爲路寢門又援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于文王在門謂之閏先後鄭皆知月令所舉曰大室曰大廟曰左右个者爲路寢蓋順時布令日所有事于其地終月而遷焉歲徧逸禮王居明堂之禮有曰出十五里迎歲曰帶以弓韣禮之祓下其子必得天材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曰毋宿于國曰仲秋乃命國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曰仲秋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曰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悅小人樂其事皆國中順時而布之天子日視朝退適聽政在此故其禮如此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記盛德篇綴明堂數說于末有曰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凡月朔先朝日

而後聽朔故禮記玉藻篇曰元端鄭注端當作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視朝天子聽朔視朝同地記于視朝不言地蒙上南門之外省文據下諸侯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言地知之南門即路門注釋東門南門爲國門釋闔門爲明堂門自成齟齬周官經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所以明有尊也會同率諸侯朝日大戴禮記朝事義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朝日于東郊所以教敬示尊尊也退而朝諸侯覲禮王見諸侯服衮冕會同之禮先朝日然後朝諸侯及春朝朝日孔子三朝記詩云東有啟明于時鷄明其同服執功百草咸淳地傾水流之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此天子春朝朝日之禮東堂東郊之堂皐覽迎春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日食皆在朔朝日而知夜食則天子有月朔朝日之禮審矣天子先朝日然後聽朔于

朝諸侯則聽朔于太廟然後朝故設梁傳云天子朝日諸侯朝朔明尊卑異禮在路寢東門之外服尊卑異禮日于東郊而日夕常于畋山宮中元冕魏文帝詔曰漢時不拜日于東郊如記言非于南郊迎禮儀志注猶畧循古法東堂皆在東郊衮冕月朔朝日于南門之外則謂之郊春東郊不日某門之堂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日食皆在朔朝日而知夜食則天子有月朔朝日之禮審矣天子先朝日然後聽朔于言之是爲某門外其國門之外則謂之郊春東郊不日某門之外舉近舉遠異辭路寢之四門東南稱門西北亦稱闈見祭邑令論引王居明堂逸禮周官師氏使其屬守王門保氏使其屬守王闈凡祭祀齊于路寢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修寢是也五寢即五室別言之爲五寢統言之爲大寢鄭君以爲廟寢失之矣守祧職云其廟則守祧黝堊之注有司宗伯也修除黝堊隸僕爲王宮執事之則有司恒主修除守祧恒主黝堊互言之有司恒主修除守祧恒主黝堊官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然則廟祧非其職掌所得及甚明前云五寢後云大喪復于大祖小寢以檀弓君復于大祖小祖大寢小寢考之天官夏采以冕服復于大祖祭僕大喪復于

小廟是天子復于大祖小祖之事其復于大寢小寢則此隸僕所職是也士喪禮死于適室復者升自東榮降衣于前受用箧升自阼階以衣尸此士復適寢之禮足相證明矣鄭君云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始祖曰大寢亦誤宮人掌王宮六寢既稱五寢合小寢而六歟古者寢與之地尚路寢五室之制夏后殷周一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鄭君唯釋重屋爲王宮正堂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皆據王宮所居言之遂明王宮大寢之制其言左祖則謂世室爲宗廟者非也其言國中則謂明堂爲在國之陽者非也據大室言之曰世室據南堂言之曰明堂蓋異名同實所謂合諸侯之明堂于周官經司儀及覲禮見宮壇之制曰將合諸侯則令門之位大戴禮記朝事義則兼舉之司儀職曰將合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覲禮曰諸侯覲于天子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黃東方圭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倣其器之色其文次六瑞六贄下六瑞諸侯執以見此六器則會同諸侯祀方明所設其事相因文故相次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繡黃以繡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是皆六玉云上璧下琮而云上圭下璧記者文異耳鄭君以六器爲圜丘方澤及四時迎氣所用之玉據典瑞祀天以四圭祀地以兩圭其旅上帝亦以四圭與大宗伯禮天地四方異玉牧人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禮記亦云郊之祭也牲用騂又與大宗伯牲幣各倣其器之色者異牲然則六器六幣爲祀方明所用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邱陵于西郊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宮廟之中設斧扆皆在牖戶之間故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此以其所在處名之者也周官司几筵職凡大朝覲

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則黼依所設非一地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則非設于牖戶之間故謂牖戶間也南鄉則可謂依必設于牖戶間則不可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此言階者卽司儀所云爲壇三成是也當階中者爲中階當階東者爲阼階當階西者爲西階鄭君據此釋匠人丸階爲南面三階非也丸階當以賈馬諸家丸等階之說爲定　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之國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此爲壇爲宮謂之明堂無室廟个之制惟四面表其門則不殊南門之前又表正門亦謂之應門覲禮于祀方明言反則出拜日爲出其宮門可知鄭君亦以國門釋之非也方

配之祀配以受命之王古文尚書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漢書援之而曰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莽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大戴禮記盛德篇有或說明堂爲文王之廟緣此致說　殷周典禮相沿之可稽者若此書禮于六宗說者釋爲上下四方之宗書大傳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禮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云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後代不聞祀六宗方明盡其遺象宗祀之名所由昉也巡狩則方岳之下覲其方之羣后亦曰明堂孟子書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史記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楊倞注荀子彊國篇云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其上左氏傳爲王宮于踐土亦其類也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並主斯說　鄭君知月令室廟

个之爲大寢又以五室之明堂在國之陽以宗祀爲祀五帝榜
謂古者神祇皆兆祀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未聞祀于五室之
堂兆祀五帝配以五人帝五人神未聞更配以文王昔儒所以
致誤者月令考工言明堂詳矣不知其即路寢因近郊及四岳
明堂之名最著遂以室廟个之制加之而周官儀禮爲宮爲壇
之爲明堂其名轉不可考于是路寢明堂異名同實王朝之明
堂與近郊之明堂同名殊制均失其傳矣

書顧命篇馬鄭王本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與晚出書
分王出在應門之內已下爲康王之誥者不同然同謂于殯
宮受冊命唯史記周本紀云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
釗見于先王廟作顧命謂受冊命在廟先儒以司馬遷從安

國受尚書故遷書多古文說是也謹案周官司几筵凡喪事
設葦席右素几明四座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之等非殯
宮所設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
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明陳寶在廟凡
天子諸侯之嗣位也皆先朝廟周之天下傳之文王武王受
冊命于祖廟所以明有尊也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
不行既殯而祭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
行事此皆行于既殯明不以卑廢尊曾是受冊命于祖廟爲
天地社稷宗廟主而議其既殯行事爲已速可乎祭記曰君
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經對王崩言則曰子釗號稱子之
義也對卿士邦君以下言則曰王待猶君之義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

子以王猛居于皇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皆未踰年而書王書君　古者天子崩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之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康王受冊命在祖廟畢門者祖廟門也　先儒以下經王出在應門之內因釋畢門爲路門蓋失考天子七廟太祖廟居中兩廂各有三廟每廟之前有南北隔墻墻皆有閤門見賈氏禮疏祖廟已西凡有四閤門司儀每門止一相聘禮每門每曲揖是也入門者至祖廟門而終畢故曰畢門　出則云廟門者出入異詞天子宗廟之制前堂後室有東西序東西夾東西堂堂又謂之箱爾雅室有東西箱曰廟覿禮凡侯于東箱公食禮公揖退于箱此又天子諸侯宗廟同制之證後儒或說明堂爲宗廟者未明廟制耳

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漢人不知歲差晉虞喜云堯時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餘乃東壁中則知每歲漸差之所至言歲差者萌芽于此至唐一行乃分天自爲天歲自爲歲立法減歲餘益天周歷代遵用其說唯西法指此爲恒星東行曰歲差者以日星相校而差日躔黃道一歲一周天未嘗有分秒之差也是說與堯命羲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言朏合蕤以中星校之堯典日中星鳥以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虞夏時火中蓐收之仲夏而春秋傳張趯言火中寒暑乃退　杜注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　豳詩亦云七月流火蓋六月火中七月火乃西流是虞夏與周中星相較已差一月矣故易言君子治厤明時羲取諸革月令孟春乃命太史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　呂覽注星辰宿度司知其度　毋失經紀以初爲常蓋日行黃道所纏宿度驗之分至歲有差移司

天者既隨時推步之俾宿離不爽其度又申其戒令曰毋失經紀以初爲常是後世所謂歲差古人固已深明其故且不憚垂爲令甲以示戒如此厥後疇人子弟分散其學不傳漢時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則以初爲常之失也經言毋失經紀以初爲常二語文意聯屬仲春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季春毋或作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季春毋舉大事以搖養以蕩上心季夏毋舉大事以搖養以制地行大使出大幣孟冬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於下竝語意相屬與此同正義謬誤分釋其釋以初爲常謂舊來所法恒須遵奉以爲常行顯與經意違反唐初傅仁均造戊寅元厤始用歲差朝論不以爲然後李淳風造麟德厤復去歲差不用沖遠殆安其所習遂有此乖刺之說耳

論秦正答汪孝廉鋼

讀大旨考秦漢用十月爲歲首皆不改月以顏監紀事者追改之說爲誤竊嘗反復于史漢之文則言追改者不始於顏監其說上與班固合又上與馬遷合後儒以史記殷言改正朔周言制正朔秦則言改年始因謂改年始者爲不改正朔夫正者年始朔者月始分正朔與年始爲二此不察之言也厤書曰秦以獲水德正以十月漢興襲秦正朔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改正朔張蒼以爲非是罷之今上卽位唐都分其天部落下閎運算轉厤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律厤志曰秦兼天下自以獲水德乃以十月爲正漢興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厤然正朔未覩其眞遷固咸言秦以十月爲正漢襲秦舊正朔未覩其眞正厤後乃與夏正同

則太初以前秦漢未嘗以寅月爲正至爲顯白律厤志又曰上詔寬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爲正朔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所以明受命于天也朔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叙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若秦以寅月爲正則三正循環寬等不得言二代之統絕而不序漢襲秦舊用夏時武帝不必別求何以爲正朔寬等無俟推傳序文始悉也所云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將何所指乎高帝紀書秦二年十月文穎云十月秦正月本正以十月爲歲也高帝元年正月服虔云漢正月謂漢太初改正

之月與前襲秦正者不同荀悦云先春後正月則以十月歲首爲春矣如淳云以十月爲歲首而正月更爲三時之月三時之月謂三正月也咸得名正月言更者明歲首十月本爲正月也崔浩云史官以正月紀四時故書正月由諸注文觀之秦正改月漢魏以還無異說者夫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太初正厤用夏正明以漢繼周不與秦之亥正爲序（如秦以水德在周漢之間不當五德之叙）故秦楚之際月表存十月歲首以紀實依太初月號以正時其義至深遠顏監所云太初以後追改者正謂此月表秦稱正月爲端月索隱云秦諱正爲端厤書正以十月正義云正音征以秦始皇名諱之故改也益月之建寅建亥不同而

其諱正也無不同改月而不沒其諱史法如是至劉攽謂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當爲秦之十月說本魏書高允傳允謂崔浩曰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于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後歲餘浩謂允曰果如君言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案史記張耳傳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秦分先至必覇未嘗謂星聚在入關之月天官書亦云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史家以此爲高帝受命之符高帝至覇上在十月因以星聚之文繫屬其下斯失之矣顧星聚在前三月至覇上則實在十月謂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則是謂十月爲秦之十月失於追改則非所論茅盈內紀秋

屬詞不足據皆致確不可易也榜再拜

大學

周立三代之學夏后氏之東序在東郊殷之瞽宗有虞氏之上庠在西郊皆大學也大學之教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成均五帝之學其法即五帝之遺法詩書禮樂四術是也故曰樂正司業其由來遠矣文王世子凡曲藝皆誓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遠之於郊人遠之於成均言其遠之於詩書禮樂之教注以遠之句絶殆失其讀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鄭君注云周立

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學舞於夏后氏之學學禮樂於殷之學是詩書禮樂造士之四術備具於東序瞽宗上庠周之大學實因此三學修而兼用之者也王制內則竝言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在西郊　榜案樂記武王克商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注云左東學右西學明左學右學皆在郊王制云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則辟雍泮宮皆在郊也故鄭君駁異義云王制大學在郊辟雍即大學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

沼有辟雍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定以明之矣異義說與王制注不同蓋鄭君之定論也文王世子曰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明周人養老在東序記變東序言東膠猶上庠曰虞庠右學曰瞽宗王者相變之宜爾三代之學上庠右學在西郊東序在東郊周之虞庠在國之西郊瞽宗以祭有道有德者或謂之西學祭義祀先賢于西學亦在西郊皆循先代之舊然則東膠在東郊蓋可知也辟雍者大學之統名周立三代之學通名曰辟雍猶五帝之學通名成均矣目辟雍爲周學上與虞夏殷名四學者說禮者之末失也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魯立四代之學者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注

云先有事於類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類宮郊之學也然則魯立類宮以祀后稷是以有在泮獻馘獻囚之事（通典引樂記武王克殷薦俘馘于京太室呂州泗水縣有泮水猶武成逸書云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是也）（蔡邕明堂論引樂記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呂覽所引亦同明獻馘在廟後因以爲學謂之周學記言諸侯曰泮宮言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據曾禮爲說者歟辟雍類宮皆在郊先王處士於閒燕使王大子王子及諸侯卿大夫之子國之俊選皆造於大學其制如此國之小學諸侯立於公宮之左天子則在王宮之四門（鄭君以西郊虞庠爲小學非也）四門者東南稱門西北稱闈見蔡邕所引王居明堂禮周官師氏令其屬守王門保氏令其屬守王閽學禮有東學南學西學北學祭義天子立四學將入學而太子齒皆謂此四門之小學王太子王子及諸侯卿大夫之子學焉

謂之國子（周官經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教國之子弟焉鄭注皆云公卿大夫之子弟謂之國子不下及於士燕義右者周天子士之庶子之卒鄭注諸子職依用其說兼數士之子蓋據王族言之大傳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此公族有大夫復有士之說也然喪服經齊衰以下大夫以尊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凡于爲大夫者則得服其親服穀梁春秋曰公子之重視大夫然則在王族者不更別以大夫士審矣故鄭注或云公卿大夫之子弟或兼舉士之子義得兩通唯王制尚書大傳言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下及元士又專舉適子與周制不合乃周秦閒記人之異說也）其鄉人子弟不得學於王宮小學父師少師教之門塾之基（見尚書大傳）所謂家有塾也國子由小學入大學鄉人子弟由家塾入鄉學其俊選之士乃得升于大學是其貴賤之差

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其職衛者則謂之庶子周官經言士庶子者甚衆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

者酒正凡饗士庶子皆共其酒外饗饗士庶子掌其割亨之
事大司馬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
政令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之戒令掌固頒其士庶子及其
衆庶之守鄭君宮伯注云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
庶子其支庶也竊以羣經考之秋官象胥凡作事王之大事
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掌客王巡守殷
國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
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周人凡賓客之事
射人作卿大夫從司士作士從諸子作羣子從凡庶子於士
相差一等故燕禮大射禮於獻大夫獻士後竝云主人洗升
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燕義席小卿次上卿

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
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
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此其先後受獻之差王宮之士庶子
在版者未聞其數而朝大夫每國庶子八人都則庶子四人
司士掌羣臣之版周知卿大夫士庶子之數是庶子雖未受
爵王朝而其數已列於羣臣之版如是蓋已命者謂之士司
士所云王族故士在路門之右是也未命者謂之庶子大僕
所云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是也此公卿大夫之子
弟宿衛王宮而或曰士或曰庶子所由名位不同要不以適
庶殊也

禘

天祭莫大於圜丘地祭莫大於方澤與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皆禘見於鄭君釋周官經大司樂後儒習知宗廟有禘疑禘非祭天地之名惟鄭君識古能述其義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曰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牛封羊擊豕夫人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親繅其服其言禘郊之盛王后親繅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繭栗烝嘗把握之文合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與國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文合天地之祭名禘著于此宂周人歲有事於天者冬至禘昊天啟蟄郊上帝及四時迎氣於四郊兆祀五帝凡七祀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與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明昊天與上帝殊榜謂昊天蒼象之天也上帝爲昊天啟蟄郊者爲上帝祈穀之帝也冬至禘者爲上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明上帝與五帝殊鄭注典瑞云上帝五帝誤其冬至禘昊天以嚳配啟蟄郊上帝以稷配魯語是以言周人禘嚳而郊稷周語伶州鳩之言曰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周人禘嚳義其取于是歟　四時迎氣祀五帝則以大辜炎帝黃帝少皞顓頊配月令仲夏大雩帝季秋大饗帝皆祭于郊以周官經校之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則帥巫而祈雩祀實非歲之典祀春秋傳龍見而雩以此爲雩之節殺梁謂之雩月言是月旱可以雩也非謂其無旱亦雩季秋大饗帝之禮不見于經月令仲冬不著圜丘之祭周衰禮廢作月令者或誤以爲周時仲冬因繫其禮于季秋矣周禮

取龜用秋時月令言季夏登龜周禮仲冬教大閱冬至禘昊天月令言季秋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與此類
國語謂之禘戴記通謂之郊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禮家舊說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見郊特牲注或言冬日至官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注云致人鬼于祖廟致物魄于壇壇蓋用祭天地之明日鄭君實據至夏日至俱用至日非也春月言之此冬至圜丘之禘通得郊名也對啟蟄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鄭君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爲儒者雅魯禮以言周事此由不知禘得郊名也王子雍謂禘非圜丘之祭則失考
國語大司樂職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經言冬日至

於圜丘奏之是著啟蟄而郊無此降神之樂鄭君釋天神地示人鬼三大祭爲禘引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祭法乃沿襲國語之文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又言人鬼則主后稷與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對言既於圜丘之禘宗廟之禘區別不疑其釋喪服小記及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以禘爲郊稷喪服小記注云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大傳注云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以禘其祖之所自出爲禘感生帝非與大司樂宗廟之中禮人鬼之文違異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漢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大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然則周人祖文武詩序雖禘太祖也箋云太祖謂文王祖之所

自出主稷也稷爲太祖廟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之皆世世不毀又下禘其親廟四所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配讀如博厚配地之配謂配太祖爲不毀之廟非配祭也王子雍傳合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祭顓頊之文謂有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曰以其祖配之榜謂古者配祭有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祭必有配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妻祔食于夫爲配少牢以某妃配某氏是也子孫陳于祖爲合食不謂之配自子雍誤釋此記後學競爲異說至謂周人禘嚳以稷配嚳禘文王以周公配然祭法言禘嚳不下及稷明堂位言禘周公不上及文王共龡酺難通如此　逸禮禘禮又曰毀廟之主陳于大祖大祖謂后稷也毀廟之主升合食于太廟太廟謂文世室武世室也文武世室配之皆世世不毀之文禮器周旅酬六尸鄭注云后稷尸發爵不受旅此經傳之詞稱孝子明各祭于其廟故於禰廟稱孝子也春秋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會子問七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祫祭於祖而逸禮有七尸之文禮器周旅酬六尸鄭注云后稷尸發爵不受旅此經傳之言祫祭者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之主尚在親廟故禘遷主於大廟而立昭穆二尸逸禮祫祭惟七尸則祫之遷主無尸王制疏云鄭康成禘祫及四時祭所以異者祫謂祭于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孫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子爲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上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祫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惟后稷文武及親廟四也天子立廟得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凡祭皆然不惟禘也禘祭禮盛事殷故名大祭春秋傳曰魯有禘樂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明其禮樂與時祭殊禘祫俱及遷廟之主諸侯則有祫無禘故記曰禮不王不

禘天祭有禘名以別於郊宗廟之祭有禘名以別於祫禘郊祫因其散見之文可考如此

魯郊轉卜三正無定月穀梁傳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是魯卜正月不從即不得於至月郊若不待卜三正又不得於啟蟄月郊也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爲指周日至圜丘之禘孟獻子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者亦舉周禮以正既耕卜郊之失而已

魯禘祫之禮備著于春秋禘之見於經者閔二年吉禘於莊公僖八年禘於大廟用致夫人左氏傳云禘而致哀姜榜謂君是夫人爲生稱不得通於已葬哀姜薨已七載致主于廟而猶稱之爲夫人無是禮矣案公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

譏以妾爲妻也蓋脇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斯言爲得其實婦人廟見曰致自嫁者言之曰致女是自來歸者言之曰致夫人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讙仲年來聘致夫人也與此經用致夫人是宣八年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傳謂禘于武公見於傳者昭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定八年禘於僖公是也祫之見於經者文二年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定八年從祀先公是也鄭君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稽之於經閔二年吉禘晉人亦云寡君之未禘祀是除喪即得禘吉禘莊公譏始不三年是除喪得禘不拘先祫後禘定八年傳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杜氏推爲十月二日是前日祫次日即禘杜氏謂于僖廟行二公之位次閔不得降就僖順祀誤也正閔僖順祀爲祫于大廟次日乃于僖廟禘　不必拘以三年祫五

年禘鄭君以昭十五年禘于襄公四
推二十年亦當有禘以符五年一禘之說榜謂昭二十
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八其衆萬于季氏大夫遂怨平子
此與上公若怨平子郤昭伯
平子在昭二十五年故連綴于此閔二年禘以五月僖八年
非禘襄公定爲二十五年事也
禘以七月宣八年禘以六月昭十五年禘以二月定八年禘
以十月是四時皆得禘禮無定月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
祀周公著始賜禘之月也此與上經孟春祀帝于郊同義魯郊轉卜三正不定在孟春
記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
著始定禘月之失也春秋經傳禘于大廟者二禘於羣廟者
四明堂位曰成王命魯公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明不得及
于羣廟其後他廟亦間用禘禮也定八年十
月順祀先公辛卯禘于僖公順祀上關先公禘則專著僖公
明止于僖廟用禘而已其禘而其不得徧禘如初禘于莊公武公襄公亦與此同

然則魯禮禘于大廟更不合食遷主由此著矣魯公禘周公
時大廟本無遷主後魯公別立世室成六年立武宮定元年
立煬宮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公羊以爲復立者是毀廟之主
藏在祖廟者已非昭穆之次必升羣廟之主而後可與遷廟
序昭穆則魯禮合食遷廟之祭惟大祫而已公羊於大事下
發傳曰五年而再殷祭則殷祭惟指大祫何休以再殷祭爲
也五年再殷祫之節也王制諸侯禘嘗祫烝
祫春秋大事於大廟在秋八月從祀先公在冬十月王制祫
於三時義或然與禮文散佚儒者執一端求之往往與經文
扞格不合姑記其所疑以俟成學治古文者審定焉

或問感生帝之說信乎曰生民之詩具矣詩曰履帝武敏歆

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言后稷感神靈之氣而生也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言后稷爲天所助以成稼穡之功也曰載燔載烈以興嗣歲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言后稷肇祀以祈豐年而上帝歆享之也或曰帝或曰上帝皆指天帝而言若如傳釋帝爲高辛氏之帝則從於帝而見于天因以生子此亦何足稱異下經寘之隘巷寘之平林寒氷不且大遠于事情乎周人祈穀之郊實本於后稷之肇祀今由生民之詩繹之鄭君謂郊祀爲祀感生帝說非無據但月令孟春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春秋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夫曰祈農事而絕不及于祭感生者蓋詩表先代之神靈禮嚴百王之祀事故不同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是爲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之義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則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稱王與四親廟對言爲七廟二條皆謂宗廟之禘與祭天無涉且禘礿郊稷禮家或混禘于郊未嘗混郊于禘如鄭君說則祈穀又蒙禘名矣故鄭志答趙商云悉信亦非斯言也敢援以爲治經之大法

廟祧壇墠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

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十一廟庶人祭于寢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注云當爲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二經所記不同鄭志答趙商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禮不合周制榜案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其受命之王始封之君及大夫始爵者後代皆爲太祖之廟世世不毀如王制所云者周人之典祀也其始有天下國家者亦立七廟五廟三廟然天子有祖考而無二祧諸侯大夫竝無祖考所設廟祧壇墠皆閒世迭遷如祭法所云者周初建設之制也賈公彥守祧疏云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爲祧然文武雖未爲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爲祧也是周初七廟無文武二祧也喪服傳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諸侯始封者無祖考廟也

今祭法云王立七廟有二祧諸侯立五廟有祖考廟大夫亦祭祖考于壇以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推之此無大祖廟以皇考當其處則天子之二祧卽顯考之父若祖諸侯大夫祖考卽顯考之父故記言去祧去祖去壇者明其易世迭毀與親廟同然則爲壇爲墠卽祧與祖之父若祖可知也至受命之王已居祧廟始封之君已居祖考廟皆世世不毀則去顯考爲壇其大夫有祖考廟者亦爲壇祭其皇考此又可與王制互求而得者正義謂天子高祖之父寄藏在祧諸侯高祖之父寄於太祖廟唯有祈禱則出就壇受祭故謂去祧去祖此與下去壇去墠去王考文義俱不相應其說非也而疏義咸失其旨

燔燎羶薌鯾以蕭光

祭義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鯾以蕭光以報

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鯾以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朝事主于報氣饋食主于報魄是謂報以二禮案郊特牲薦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既奠然後燔燎羶薌此燔燎羶薌鯾以蕭光爲饋食禮其實亦兼報氣郊特牲既灌然後迎牲司尊彝春祠夏禴朝踐用兩大尊此鯾以侠甒加以鬱鬯爲朝獻尊追享朝享朝踐用兩大尊此鯾以侠甒加以鬱鬯爲朝事禮其時亦兼報魄祭義各本其所主言之故于報氣循序立文報魄逆陳見義鯾之言襘也謂其報氣報魄更相襘厠孝子祭其親求諸陰陽者非一時一事曰鯾曰加義取諸此注云燔燎羶薌鯾以蕭光取牲祭脂也正義以朝踐取脅膋燎于爐炭當之榜案郊特牲注云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

牲脾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
墮於主前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是時無燔蕭之事詩生
民取蕭祭脂毛傳據郊特牲既奠燔蕭合羶薌釋之故郊特牲
注援取蕭祭脂之文宗毛義也詩信南山取其血膋箋云膋以
升臭合之黍稷實之于蕭合馨香也郊特牲取脾膋燔燎注脾
膋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正義誤援此爲朝踐燔蕭之証是鄭君皆
據既奠燔蕭爲說與制祭燎膟膋無涉沖遠以燔燎羶薌覩以
蕭光爲朝事時所有事遂成岐誤

中衣褖衣

禮有中衣褖衣之名嘗據鄭義考之深衣目錄云有表謂之中
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士祭以朝服中衣用布玉藻以
裼裏布非禮也注云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
麻衣也中衣用布是中衣上加冕服皮弁服朝服元端故曰有
表謂之中衣也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褖之注云君衣狐白
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褖也袒而有衣曰褖必覆之
者裘褻也詩曰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
詩箋云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穀焉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歛聘禮注云褖者
兔上衣見褖衣玉藻曰麑裘青豻褒絞衣以褖之論語曰素衣
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此錦衣絞衣素衣皆在皮
弁服之裏卽中衣也掩合上衣謂之中衣袒而露見謂之褖衣
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麑裘衡長袪袪褖之可也練時服鹿裘
練中衣以褖之則素衣也注云玉藻曰麑裘青豻褒絞衣以褖
之鹿裘亦用絞乎蓋練布染以絞色

說亦得通其上衣功衰中衣禒衣異名同物著于此矣服之有禒襲也不以寒暑異節玉藻曰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注云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論語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孔注云必表而出加上衣也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明裘葛之上皆有衣覆之使可禒也論語于裘不言禒者蒙上表而出之省文聘禮注云凡當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尚相變也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凡祖禒者左貫疏云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單衫又有褲袴之上有裘裘上有禒衣禒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禒袷禒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其說與鄭義合

崔靈恩等則云中衣外加裘裘外又加禒衣玉藻正義引皇氏說同劉等又謂中衣在禒衣上曲禮正義說同俱見詩羔羊正義益因鄭注皮弁服中衣用布禒衣或用錦分中衣禒衣爲二遂成岐誤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文承朝元端夕深衣主於大夫士又云君衣狐裘錦衣以禒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注云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禒是諸侯皮弁服之裏得用錦衣不嫌以帛裏布明矣玉藻有錦衣元緇衣絞衣緇衣黃衣論語又有素衣皆中衣也諸侯又以緇黼丹朱爲領緣焉其制同深衣繼袂掩一尺則與長衣同

裘

古者冕弁服皆有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

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衰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鄭志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袨謂元衣更有上衣玉藻大裘不裼言不得兔上衣見裼衣也大裘上衣十二章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旗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天之大數不過十二王者祀天之服象焉覲禮天子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與記言龍章而設日月相應說冕服者未嘗于大常畫龍致疑于龍衮廖據三辰旂旗之文決其不得列于冕服爲十二章斯不察之說也十二章九章之服通名衮故于祀天言大裘以示殊異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節服氏掌祭祀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迎尸從車是衮冕九章以下不得服大裘可知也凡冕服爵弁服皆元上纁下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褒元綃衣以裼之注云狐青裘益元衣之裘熊氏謂五冕及爵弁也皇氏以元衣爲元端則元綃衣以裼爲以帛裏布矣君用純狐青大夫士褐以豹褒近得其實爵弁服大夫士之祭服天子以爲弔服司服凡弔事弁絰服弁師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紵衣故王之吉服凡九而爵弁服不與焉司服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以玉藻校之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此皮弁服之裘也凡田君親誓省之服黼裘豹飾緇衣以裼之此冠弁服之裘也凡田君親誓省之服黼裘郊特牲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

誓省（今本省作祉誤注云祉或作省）以習軍旅玉藻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然則王服冠弁服以田不用羔裘辟祀天之服歟諸侯以冠弁服爲朝服說者謂其田亦韋弁服與兵事同（王制正義引左傳衛獻公射鴻于囿不釋皮冠而與孫林父言又昭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皮冠豹舄）韋弁服之裘經記無可考見鄭注韋弁又以爲衣裳援春秋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爲証韎者赤黃之間色（見玉藻注）故孔沖遠云兵事既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春秋傳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是也（見詩羔羊正義）由是言之冕弁所服裘備具于玉藻之記其闕大裘不著者記主褖衣言也鄭君疑黃衣狐裘爲大蜡時臘祭先祖之服與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爲一事榜謂郊特牲黃衣爲祭服玉藻黃衣爲褖衣是殊服異事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周人

享先王哀冕享先公驚冕祭五祀希冕不服黃衣黃冠周官籥章國祭蜡則歙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郊特牲亦云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是黃衣黃冠而祭以息田夫爲蜡祭甚明肆師歲時祭祀則令國人祭郊特牲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禮記子貢觀于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明國人咸得與于蜡皮弁素服在位者之祭服也黃衣黃冠庶人之祭服也故曰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天子諸侯蜡祭飲酒于廟禮運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是也庶人則飲酒于序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是也

加爵

鄭君司尊彝注云朝獻謂尸卒食王酳之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益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璋加用璧角璧散又鬱人職曰受舉鬯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酳尸以玉爵也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當明堂位之加爵天官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諸臣再獻者當明堂位之加爵天官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注云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爲飾則以璧角璧散與此瑤爵爲一是加用瑤爵也賈孔之徒申注義者謂后未酳尸以前不用瑤爵朝踐饋食皆酌玉爵以獻與王同唯崔靈恩氏以爲后獻皆用瑤爵九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杜佑依用其說榜案周人祭祀賓客之禮王以圭瓚祼后以璋瓚亞祼其祼器既殊大宰以玉爵贊王內宰以瑤爵贊后其爵劑亦異故內宰又言凡賓客之祼獻瑤爵贊祼獻也瑤爵也對文竝舉后之正獻具是矣（祭統獻之屬莫重于祼故謂之祼獻鄭君分釋祼獻爲二非也后獻賓亦用瑤爵注謂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亦誤禮婦人于賓有獻無酬）特牲饋食禮三獻之外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又衆賓長爲加爵如初注云大夫士三獻而禮成多之爲加也是非加爵在正獻後之證歟天子之禮諸臣爲加爵於時內宗薦加豆籩王與后咸不親其事然則內宰所贊非加爵章章著矣故說加爵當以崔靈恩氏爲正

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注云尸飲五謂酳

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正義云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酳尸之一獻爲尸飲五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但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榜案沖遠此說違失鄭義司尊彝注云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二祼爲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鄭君因天子祭禮無可考見故據少牢特牲三獻而獻賓明獻諸臣在正獻飫畢之後又援記言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明天子於尸飲七可以獻諸臣是正獻既畢然後獻賓獻諸臣自天子達于士其禮一也賈疏謂祭統據侯伯禮宗廟七獻二祼爲奠不飲朝踐已後有尸飲五獻卿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祼爲奠不飲是尸飲七可以獻諸臣若然子男五獻者二祼爲奠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卿其差數與鄭義合江先生曰如沖遠說則賓未獻尸而君先獻賓失其序矣此破的之論也

禮器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注引周禮曰春祠夏禴祼用鷄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熊安生云此謂諸侯時祭所用之禮故罍尊夫人所酌也若天子之祭則罍尊在堂下故禮運曰澄酒在下酒謂三酒在堂下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則君不酌罍也榜謂明堂位云山罍夏后氏之尊也犧象周尊也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尊用犧象山罍此記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據魯禮言之罍尊

卽山罍也司尊彝凡四時之閟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酌也二鄭竝云山尊山罍也又云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是夫人所酌之罍與諸臣自酢之罍截然殊異注引朝踐用兩象尊以明君酌犧象與周禮合下言皆有罍乃牽連引及耳安生以諸臣所酢者當夫人所酌罍尊說與鄭注違異

祔於其妻

喪服小記婦祔於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注云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祔於正義云夫死祔於其妻故知是無廟者傍謂喪之祔祭也使鬼有所歸檀弓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故雖朋友主喪亦必爲之虞祔小記云朋友不繫於有廟無廟祖禰而已不繫於有廟無廟祖禰記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王父也古者三年喪畢然後祭於廟此未練祥而祔於王父則於殯宮祔之中疏云就王父所祔祖廟祭王父失之喪服小記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此祔於高祖之妾則爲壇祔祖記主妾之喪則自祔崔氏云于廟中爲壇祔之此謂攝女君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爲主別爲壇不在祖廟中而子自主之也與此同義未聞無廟者不祔也謂以夫祔妻彌乖尊卑隮祔之義此經承上婦祔於祖姑言之祔於其妻卽此祔於祖姑是也變言其妻者緣上其妻爲大夫而卒立文皆對夫之辭祖記曰男子祔於王父則配注配謂并祭王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注不配則不祭王父此

嫌不配者用牲自從其生前之爵曰不易牲曰以大夫牲明妻從夫之爵不以存殁異也

奔喪絞帶

奔喪至于家括髮袒即位哭戒踊襲經于序東絞帶又云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括髮東即主人位經絞帶又云聞喪不得奔喪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經凡三言絞帶即喪服傳所謂絞帶者繩帶鄭君云象革帶是也士喪禮記既馮尸主人袒括髮絞帶衆主人布帶奔喪絞帶與彼同節其齊衰以下不言絞帶明其皆布帶也五服要經通謂之經又謂之麻又謂之經帶未成服男子大功以上皆散帶丞士喪禮即位經于序東是也奔喪即位經於序東與在家者同其要經皆散帶丞三日成服絞之此與絞帶異物故喪服經斬衰苴絰下更出絞帶明要經無絞帶名鄭君于奔喪注云不見尸柩不散帶孔沖遠因疑奔喪絞帶爲經之散垂而絞之者皆誤也禫記曰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經此聞喪未至殯宮者皆散麻也又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此奔喪者既殯猶散麻也奔喪之禮大功以上皆散麻與在家同證以禫記之文益明者

反三年之練葛

服問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記以三年與期大功對言明三年內兼舉齊斬間傳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

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彼以齊斬對言與服問不同間傳所言後喪易服之節服問所言後喪反服之宜三年之喪齊斬或殊而加隆焉倍之爲再期也不殊襍記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言於除喪時服其除服則期大功既葬皆反服其上服父母同矣凡易服大功變既練齊衰變既虞卒哭此於既練言之者期既葬之葛帶大於爲母既練之葛帶其衰麤於練之功衰說見冠衰升數篇　此嫌不得反其故葛帶服其功衰也故以明之五服經帶之差經去五分一以爲帶雖易服者亦然喪服小記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葛皆兼服之是也此三年既練之葛帶爲父爲母大小異數其期既葬者同經期之經大功既葬者同經大功之絰不拘絰帶五分去一之差者謂其練無首絰故得絰下服之絰也服問曰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總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不嫌絰帶大小非差可互明矣鄭君以記言絰期之絰因以三年既練屬父期既葬屬母又謂大功既葬宜絰期之絰皆泥於喪服傳去五分一以爲帶之言遷就而爲之說記云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謂大功既葬反上服之葛絰與期喪同非謂其絰大如期喪靈恩云此經大功之喪承前經之下既有三年之練又有期喪既葬合大功既葬者之後故帶其練之故葛帶絰期之葛絰其說與亦如之文相傳合然服問專明三年既練變除之事故下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于免絰之又云小功不易喪之練冠殤長中變三年之葛均據三年既練言之不涉期既葬則崔說非經意也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殤爲

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注謂大功之親爲殤在緦小功者也庾蔚之云當是論期殤之大功若是大功之殤記當明之期殤最在上所以不言期耳鄭元謂期殤長中自大功不復指明殤服之異不於卒哭而反上服之葛又明下殤之麻雖不斷本以其幼賤亦不能變上服之葛若如鄭說謂大功親之殤者其如緦小功之絰麻既斷本又與三年之葛大小殊絕安得相變耶榜謂此承上經以有本爲稅言變三年之葛則殤長中爲期親降服大功不言可知禫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祔注云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變服間傳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注謂主爲大功之殤長中言之是鄭君已不能自持其說矣据間傳

言期之下殤與大功之長殤在小功者得易大功之葛大功之中下殤在緦麻者得易小功之葛也大功之殤中從上辨別見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十六終

嘉應生員李恒春校